漢書門 類
二二二一 號
八九 函
一四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二二一 號
六 冊
二八五 函
二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21
冊數		6(3)
函號	285	7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隆平集

自六
至九

日本政府圖書

隆平集第六卷

宋曾文定公編譔　南豐後學彭期訂

叅知政事

劉熙古字義淳睢陽人唐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經史避祖諱不應進士舉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賜第太祖領宋州節制熙古為節度判官及受禅累擢至叅知政事求退授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熙古

淺草文庫

好學明陰陽象緯書雖通顕自奉養若寒素有歴代
紀要五十巻行於世子蒙叟
竇儼字日章其先漁陽人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
避乱徙居河南禹鈞五子儀儼僖偁侃皆有文學中
進士第馮道嘗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敎子以義方灵
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世多誦之儀字可象晋天福
中登進士第在周為翰林及端明殿學士建隆初授
礼部尚書翰林學士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為
表首太常礼院以東宮三師合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
射合為表首若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廷以儀之議
為定五代喪乱之間儀儼乃以文章學問自見於一
時所謂豪傑之士也儼字望之建隆初終於礼部侍
郎翰林學士儼博物恰聞通音律暦数宋興礼樂皆
所裁定周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為天地
有五德日潤日暵日生日成日動五德陰陽之使陰
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数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
虚有準謂之通正有羨偏過皇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
之始主於潤歉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

八歳為浩〻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沓數也若夫
辟狂臣專入昏不明苦雨數至不潤下乃政之所致
非數也唐己元壬申之水是以德宗闇蔽篤於自疲
□陸贄尽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
夫豈虛生俌周廣順初登進士第其後同與賈琰在
開封府晉王席下一日晉王燕射俌琰同預而琰贊
美稱□俌叱之曰賈氏子導諛豈不自媿坐客皆失
色王亦不樂曰罷燕尋自太祖出之太平興國四年
駕幸魏郡召俌至行在上方議北征俌抗疏極諫而

止遂除樞密直學士七年叅知政事入謝上曰汝何
由至此俌曰陛下不忘藩邸之舊爾上曰乃賞汝面
折賈琰也未幾薨於位時明日燕羣臣以俌喪故罷
李穆字孟雍開封人與弟肅皆中進士第累擢知制
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八年叅知政事雍
熙元年薨於位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太祖曰非斯
人不幸乃朕之不幸也穆端謹自持言行無玷文學
操履為上所知太祖嘗遣使江南諭朝旨煜辭以疾
穆曰朝與否惟自處之朝廷繁富兵甲精鋭恐不易

諭
當爾太祖謂其所論要切太平興國七年盧多遜竄
生責
朱崖穆以同門生罷制誥責司封員外郎明年殿試預考較上見其容貌謂曰憂畏所致耶穆流涕上為之動容詔盡復舊官命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是冬遂大用上稱曰名臣也弟肅字恭叔仕至左衛上將軍時以為有知人之鑒 新編作字季雍

賈黄中字娲民滄州人唐相耽四世孫漢乾祐初年六歳中神童選十六進士甲科建隆間判太常礼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叅知政事四年罷除礼部侍郎兼祕書監卒年五十六贈礼部尚書上自念翰林無良臣詔天下并大臣各薦能臣者黄中在翰林嘗召詢時政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上益重其周慎知京朝官考課銓量平允掌吏部選品藻精當揀拔寒俊號為無私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廷典礼資以損益當時知名士皆出其門談論亹亹聽者忘倦特常憂畏而執政循嘿時論少之太宗嘗召見其母因謂侍臣曰朕念黄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及黄中卒母果猶無恙賜白金仍官

末及

其三子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八年
簽書樞密院雍熙三年改副使端拱元年參知政事
淳化元年罷卒贈工部尚書沔辯慧苛刻尚數多詐
視士大夫猶視吏卒惟以甘言悅人而進退貲非物
望初與張齊賢同在樞府不協及齊賢同參知政事
頗不自安曰王禹偁請中書本廳不得接見賓客詐
於政事堂同見沔喜卽奏行謝泌疏駁而止上知沔
意曰切責罷之沔昌目貧雖親旧未嘗毫未相友唯声

洎洎

音清暢上親試舉人多命近臣讀之所讀常得八九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弱
冠舉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淳化
四年參知政事與張洎不協為洎所攻至道元年張
洎進而易簡罷未幾卒年三十九贈礼部尚書易簡
警悟初屬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励在翰林多振
舉故事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以御
書宋玉大言賦易簡曰擬賦以獻曰皇帝以白龍牋
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御筆煌々雄辞洋々瓌

瑞博達不可倫詳詔易簡陛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
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陛下同時帝
日噫何代無人爲卿爲朕繼之易簡拜手稽首曰聖
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饗祖宗
天作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
武衞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礪也飛
雲涌震騰熛燔也劉鵬脂鮮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
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礼再獻兮淳風還君百
拜兮三神歆四時一周兮万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

乾圓爲穴兮方輿穿君王壽兮無窮爲時殿上皆呼
万歲太宗覽而嘉之賜手詔褒寵易簡嗜酒上嘗以
詩戒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子耆仕至
直集賢院耆子舜欽
舜欽字子美以父耆任太廟齋郎景祐元年登進士
第因范仲淹薦除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用故紙錢祠
神召妓樂會賓客除名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卒年四
十子泌潑激初杜衍爱其才以女妻之衍在相位以
直道自任言者因舜欽連及衍故衍遂罷政事舜欽

慷慨有大志好學工文章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時見其志於歌詩又善書酣醉落筆人競收以為寶當時偉人如歐陽修韓琦相友善亦數嘗上書論時事 原本連作後

張洎滁陽人李景開貢登進士第景從豫章留洎掌李煜記室墨擢至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煜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蠟丸詔召上江救兵洎對曰臣所為也犬各吠非其主此特其一爾詞色不動釋之授太子中允太宗即位頗知其江表譖毀

喜良潘佑之死與有力焉待詔尹熙古曰對以為煜怒佑諫太直非洎譖也始進擢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遇獨厚仍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參知政事至道三年以疾求解職為刑部侍郎捧詔嗚咽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本曹尚書洎舊字師黯煜令改為偕仁王師圍金陵與樞密使陳喬引符命勸勿降又云苟有不虞當先死社稷及城陷喬獨死焉洎語煜曰所以不死將有報也煜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而怒其所與之薄煜子

城

諂

仲瑀死亦不弔始諂事寇準〻力推挽至大用及上
春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不辨遂罷機務上
有所著述必為文解釋其旨以苟悅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人初從郭崇辟建隆初為右補
闕累擢至給事中雍熙三年参知政事淳化二年罷
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少傅卒贈太子太保子若沖若
愚仲甫器局沈厚数按詔獄多伸雪非辜嘗知彭州
課種柳蔭行路郡人謂之補闕柳奉使契丹虜主問
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也

知益州政尚寛簡民有去思及大用自守而已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初為内臣李知審養子太平興
國初登進士第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太平興
國八年参知政事以目疾五表罷不許雍熙三年以
礼部侍郎罷疾愈令復旧任懇辞遷吏部秘書監真
宗升儲為左丞與李沆並兼太子賓客郎位並参知
政事踰年除武勝軍節度使判西京卒年五十五贈
侍中子惟允惟則初至執政太宗於禁中造閣藏四
庫書数万巻御書飛白題額製賛親書刻石召近臣

縱觀駕臨幸至曰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入充直
館校理又請購遺書令羣官校正時賜上尊酒大官
珍膳令各館閣獻集賜詩間奏新書奏御久使坐延
見恩顧甚厚久之兼判國子監又薦杜鎬崔偓佺輩
充職西面請直講孫奭重校五經孜〻忘倦或謂至
既貴尽遂知審養子而取其所積似與其辭位不受
俸之行相反是豈或然 孫奭字宗古郎疏孟子者
李昌齡字天錫應天府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
累擢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參知政事真
宗即位為戶部侍郎坐交結中人貶許州行軍司馬
昌齡嘗知廣州無廉譽及起廢御史屢彈其宿負除
知梓州改河陽又改光州以秘書監致仕卒年六十
二子虞卿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雍
熙三年知天雄軍曹彬岐溝之敗昌言請誅之詔褒
答除御史中丞駕幸金明池召與宴時河北用兵樞
密副使張宏循默即除昌言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以
宏代為中丞坐胡旦翟馬周事責久之淳化四年參

茭

知政事蜀王小波李順之亂令昌言為招安使既行
或言其無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難制即詔知鳳翔府
蜀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咸平三年復為御史中丞
坐獄失實又貶既而起知鄧孟天雄河南真定從封
泰山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子慶嗣凡三蒞天雄
初豪家有峙蒭茭者時誘女人穴隍昌言廉知一日
隍吏告急亟取豪家所積給用自是遂絶其弊淳化
中京城大水請出廐馬外牧或云以馬偷胡不可闕
昌言謂塞下積水胡必不至從之果如所料嘗薦李

袒

沆有公輔之量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
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擯斥不少抑損惟對僚吏
倨慢時論少之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累
遷至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
賞也召試知制誥明年除御史中丞嘗夢物一奩啓
皆小栢樹俄有是命上澄清略十事知樞密院柴禹
錫僕受人金柰知政事陳恕諭令及禹錫而禹錫實
不知一日引因譜便殿上頗怒化基降殿令因祖以

見其箠掠且遍曰豈有受此而隠情不言太宗益以
為長者久之出知杭州至道三年叅知政事咸平四
年罷守工部尚書進礼部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化
基不蔭補子弟其子舉正舉元皆進士及第善筆札
有文集三十巻嘗作南行詩百韻好事者多傳誦之
知杭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
薦其才語不及己居官俸多施及親旧

王舉正字伯中幼重厚嗜學寡言化基以為類己尤
器愛之以化基遺恩補校書郎大中祥符八年登
進士第仁宗即位累擢知制誥妻父陳堯佐為相換
龍圖閣待制堯佐罷復知制誥又為翰林學士康定
三年叅知政事御史臺舉其女壻李徽之為御史舉
正以親嫌格不行徽之訟舉正内不能制其悍妻不
可以謀國事慶暦三年罷為資政殿學士知許州皇
祐元年除御史中丞遷觀文殿學士礼部尚書兼翰
林侍讀學士在經筵二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
十贈太子太保謚文簡有文集三十巻中書制書集
十巻子誨說初舉正除執政入謝上曰卿未嘗干朝

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
樞密院舉臣曰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
使張堯佐授淮康軍節度使宣徽使群牧使景靈宮
使舉臣任中執法言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
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議上聞
而遣中使諭止之尋罷堯佐宣徽景靈三使居半年
復除宣徽使舉臣家居七上疏論之又言河北朝廷
之根本雄州河北之喉咽先朝用何承矩累年止遷
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使用未盡

得人而尅日待遷何以懋有功者又言在許州應天
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数易如此豈能究宣朝廷
惠澤乎除狄青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上
稱其風憲之體賜白金三百兩侍讀每及前代治亂
之際必再三以達諷諭之意

原本中執上脫任字

郭贄字仲儀開封人應進士為開封首薦太宗任京
尹得侍讀藩邸即位擢著作佐郎七年四遷至參知
政事太平興國八年晨朝被酒責授祕書少監稍復
積、至礼部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贄長者喜延

曰

譽後進宋白趙昌言輩皆所薦也嘗對太宗曰臣受
遇不次惟以愚直上報上曰愚直何益曰猶勝姦邪
爾晚節頗以治生為物論所惜子昭度昭升昭用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三年登進士第嘗
擯廢久之因言稱旨進用累擢諫議大夫淳化二年
樞密副使改同知院四年罷至道二年參知政事咸
平初罷久之兼御史中丞以戸部尚書判昭文館卒
年六十七贈左僕射仲舒有應用才屢與寇準同進
謂之溫寇始廢黜呂蒙正當路力援進之及驟用反

攻蒙正為士論所薄
陳彭年字永年建昌軍人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
其夜誦書彭年置燈密室晝夜忘倦嘗師事徐鉉為
文喜嘲誚為宋白所惡白知貢舉屢加黜落雍熙三
年始登進士第累擢至翰林學士大中祥符九年參
知政事天禧元年卒於位年五十七贈左僕射子全
期孫彥先大中祥符間朝廷典礼無不參預凡儀制
沿革刑名之學皆所常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
制度雖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

小日有詔訪應答該辯一無凝滯上之眷遇尤厚加
以慎密外無知者資性敏給博聞强記應舉時京城
賜酬與同學出遊自東華門搆思至闕前已成一賦
其後雖處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時所得俸唯市書籍
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右給使之人有彌年不知其
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記四十卷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人生而穎悟十三歲通經傳雍
熙初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德三年叅
知政事大中祥符五年罷知禮儀院兼宗正卿改御

史中丞宗正如故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贈吏
部尚書謚文定子温瑜良規承裕以遺恩各遷官安
仁七子各授以一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家人未嘗
見其喜愠操履純正外晦内明畏慎謙退無事浮飾
有所獻納退必焚藁致身貴顯無改儉素尤練達典
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沿革悉能記之在翰林從幸
澶淵北戎請和令學士各進答書上獨用安仁所撰
亦以其能備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因獲預聞通貸之
議虜使至首命安仁接伴其覲見儀制皆所裁定敏

於酬酢仍切事機時論以為得體在宗正請依唐故事置修玉牒官奏以刘筠楊億夏竦宋綬為之又為仙源積慶圖皆究頗精簡善議論好誨誘後生學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學宋元與者篤學而早卒安仁力賙其後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人雍熙初登進士第歷外官多故翰林學士錢若水嘗薦其才累擢至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并州開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樞密副使改同知院又復為副使天禧四年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仁宗即位為兵部尚書與丁謂善謂敗力營救之謂竄降中正太子賓客知鄆州復礼部尚書丁母憂哀毀過以疾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康懿中正以孝行稱於鄉黨事親盡歡衣服簡質而飲食極於豐美子易弟中師

任中師字祖聖大中祥符二年登進士第累擢至右諫議大夫加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任布守河陽数上書論塞下事稱旨上欲用之呂夷簡素知中師上前数稱中師才不在布下慶曆初

遂並名為樞密副使求補郡三年以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徙陳州請曹州踰年遂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保謚安惠初益州税及薪芻蔬果之屬中師知州奏尽蠲之性樂易家財素豊雖處通顯自奉甚約其践歴與中正多同上数賜飛白書歸休於里中還御書閣郷人榮之子昱拱之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少孤苦學嘗袖所為文謁戚綸〻器重之咸平二年登進士第徧歷州縣天禧元

右諭　還

年詔両省置諫官六員不兼它職考所言以為殿最宗道與劉曄同選擢為正言仁宗升儲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徳踰年改正左諭徳及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詔與呂夷簡按視雷允恭擅移山陵皇堂事還是年参知政事天聖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粛簡時太常礼院言礼無廢朝特輟視朝一日宗道質直遇事敢言不為勢所屈為諭徳時真宗一日遣中人召之至其家俟之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上訶遲將何以對宗道曰第

直言之及宗道見帝詢其所之對曰有鄉人來貧乏栝盤就酒家飲之也帝善其無隱而知其可大用初為秀州海鹽縣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号曾公浦在諫垣時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罕嘗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自是為故事曰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見有區別能否豈朝廷所以為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甚庸暗有司無敢損斥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政十常二三介然自守孳孳政事殆未易得尚何裕民美化

華

之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詢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為才與不才得以進退縣令則份流內銓倣此施行庶幾得良守宰助宣聖化真宗嘉納之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繁密而曲知銓吏之姦弊判吏部流內銓多釐革之凡科條閑肯悉揭示廡下人以為便七年居政府裁抑僥倖不冐以名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為驕橫宗道屢折之於上前凡貴戚近習莫不斂迹子

華

有功有立有閒

拊親民之官天子親見考察法始于漢而宗道繼請于宋至憲銓格鑒密釐革奕弊揭示科條慎重名器皆古今要務魯公真經濟才也

中書下原無詔字從新編加

隆平集第七卷

宋曾文定公編譔　南豐後學彭期訂

參知政事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至公輔淳化中奎登進士第多歷外官向敏中薦其才累擢至龍圖閣待制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三司使天聖七年參知政事章獻太后崩大臣皆罷獨留奎

丹

欲以為相而昔喘疾数辞位除資政殿學士判都省卒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持身端重論不苟合善知人范仲淹明鎬龐籍在下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天禧初自淮南轉運副使疏真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嘗館伴契丹使蕭従順従順言漢使至契丹皆見太后今請入見奎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僚亦未嘗見也乃不敢請知益州蜀人以張詠比之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有始而無終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

顧

励精為治而天下晏然及其既久放意荒佚以至大乱此不可不監也上深納之時邊臣言同知契丹将大入寇輔臣倶言擇将備邊之策奎獨曰先帝與虜約和歳遺為厚彼必不敢軽背約順持重已而邊報果妄太后謁太廟欲被袞冕奎固執不可及太后崩上謂輔臣曰太后大漸且不能言数引衣示朕殆意在袞冕耳奎曰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也卒以后服斂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為膠水令凡九年而卒其子孫因家焉齊少孤好李李迪嘗見其所為文

謂有大志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甲科真宗見其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等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從因以為例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侍讀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復為龍圖閣學士明道二年樞密副使景祐二年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四年罷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諡忠肅齊不自伐善知人龎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所薦也有子早卒以從子延慶為嗣其後有子曰延嗣初齊為侍御史知雜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齊言賞罰者上之所

出諭

操非臣下所當請天子新即位惟演聯姻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售已惠搖動衆心上遂不許在翰林太后出閤中金繒修景德寺命為記內侍羅崇勳使人陰謂齊曰趣為記當叅知政事矣齊故遲之崇勳怒譖於太后遂山知河南府改密州太后論宰相取所撰記始上之章獻太后遺詔以楊太后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班賀齊為中丞毅然召臺吏曰毋追班齊乃白執政曰上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豈宜以女后相繼耶事遂止在樞密交阯虜其部人有款宜州自

千

歸者千數議者以為叛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雖遣必不復還本部若散山谷當為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為亂錢惟演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而碑刻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令姦黨厚誣上遂令磨去居政府邊臣言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議備邊計齊以謂契丹必不敢渝約既而邊奏果無警（蔡子思不阿附宮闈宦官以千進而薦龐籍等之賢辨寇準之誣得大臣之道矣）

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端拱初登進士第數上疏論邊事奏使陝西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遷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寇準罷相度以嘗交結周懷政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復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參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質官舍為知府鄭戩所發罷知揚蔡州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數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子山甫申甫崇甫初度因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內出繪合立別繪度因言前已圖漢所道酒泉張掖武

威燉煌金城五郡比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万里有郡有軍有守襟帯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禦侮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哉今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為河西隴右圖願俻聖覽上稱其博度嘗坐閲封獄失実謫監洪州稅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擬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俻举則政敎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敎化科考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求人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令戒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偽生請設曉（諳）法律能按章覆科後亦取其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並行明道中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舊禁解鹽地分聽商旅入錢算塩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

許　未

未嘗釋手眞宗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
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苑英華又嘗預注釋御集
眞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以度掌起居表及留守
章奏封壽春郡王特詔令撰謝恩表所著有愚谷集
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極中集天禧三年郊恩
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
度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上特從其請自是學
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爲度多猜險僚友皆
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

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原本初下有掌字守下有撰字並作在

韓億字宗魏其先眞定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
咸平五年登進士第王旦以女妻之久歷外官以旦
在政府避親及旦薨乃稍進用仁宗即位畀擢龍圖
閣待制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景祐二年同知樞密院
事四年改參知政事因諫官言不當以子壻爲羣牧
判官寶元元年罷知應天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
軍澶亳州還尚書右丞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
三贈太子太保謚忠憲子綱綜絳繹維縝綿緬億性

方重有守治家嚴粛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嘗奉詔
監視向敏中諸子分財產方丁謂用事陰遣所親諭
億欲買向氏長安華嚴川田億至向第而戒其諸子
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鬻也遂忤謂意謂出之宣州
曹瑋斥知萊州慮其或拒命乃詔億馳往代收其兵
欲緣以中億而瑋既奉詔謂亦不能害二司吏茶法
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
其不撓如此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万石或五六
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又疏江

主

流漑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初通判陳州河決屬
邑億集瀕河丁夫就伐薪茭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
患平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迫嫁其嫂又誣從
子為佗姓而并其貲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
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医億密致乳医以驗決
衆皆詘服在樞府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
他禁億請為除館舍以優待遠人仍官為主其貿易
實欲防之也詔從之又言天下承平已久武備不戒
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唃嘶囉與

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朝廷議寵厮羅以節制億曰
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觧仇又因捷而賞之豈綏
御四夷之道當如是耶固執不可遂罷又言武臣宜
知兵書而法在所禁請纂其要略以頒焉於是上自
集神武祕略以賜邊臣其書遂偏天下（原本伐訛代芟訛芟也之作忘知收作牧）
王鬷字總之趙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第除婺
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轉著作佐郎先
朝幕職官到闕例皆得見故有是命累擢至天章閣
待制樞密直學士景祐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康定元

諭

年罷知河南府卒年六十四上輟朝一日贈戶部尚
書謚文穆子詖路初鬷館於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
宋湜見之妻以女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
十年鬷當貴矣卒如其言鬷為三司鹽鐵副使時待
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京師茶鹽交
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方挾章獻太后姻家有司莫
敢忤其意鬷獨執不可曰與民競利有傷國體它日
仁宗見而論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後
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脅軍校為亂

者髏酒道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
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焉及旦
郡人不知也爲政有大體不事苛察蜀人愛之在樞
府屬西師不利議籍鄉兵久而不能決緣是有江南
之命

宋綬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幼聰警額有異相其外祖楊徽
之器愛之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以徽之遺恩

徽好原作徽建無令原作今無

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特
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同校勘天下圖經久之

復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與父皐同在館閣每賜
書必得二本世以爲榮累擢知制誥仁宗即位擢直
學士院天聖三年爲翰林學士明年兼侍讀改龍圖
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召還欲大用爲宰相張士遜所
抑復翰林學士兼侍讀龍圖閣學士加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後唐初置李士馮道趙鳳首當其任太平興
國中改爲文明殿學士以授李昉未幾殿災重建改
曰文德遂不復置學士至是又置端明殿學士以寵
綬綬辭免龍圖及士遜罷相明道二年綬遂叅知政

事景祐四年罷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
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康定元年知樞密院改叅
知政事嵗於位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宣憲子敏
求敏修大中祥符初封禪覃慶上先賜綬同進士出
身翌日遂由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後苑賞花羣臣皆
賦詩命綬與晏殊同爲之序祀汾陰綬與錢易陳越
刘筠所過採集地志風物故實每舍上之以備詢覽
仁宗即位章獻太后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贊孝養
補政治者以上遂録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

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開元臣僚所獻聖典三
卷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太后稱制既久上未嘗獨
對羣臣綬言唐開元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
處分軍國重務及三品以上除授決重刑明皇日聽
朝除授三品以下決徒刑請令中書樞密院約先天
制度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
(疑脫奏字)前殿對錄是忤太后意而有應天之命太后崩詔綬
定章獻明肅章懿二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
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章懿太后廟建名奉慈以

閒　刑

安神主上從其議綏又言帝王之御臣下在乎總握
威柄賞罰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簿之
閑今陛下方躬親万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頸
跂踵渇見聖政若非懲奸革弊無以新四方耳目而
政利号令未見勝於垂簾之日豈非上事大臣未能
尽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所希望而曰緣邪
倖者邀取升擢議者皆以謂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
自親政以來恩賞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大臣
公為朋黨因冒天聰朋黨相結其害實甚或窺測上
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臣市恩以招
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嘗云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邉事皆可豫防
惟奸邪無状若為内患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
黨尤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之
訓念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在今日上大感悟章惠
太后嘗王中正舊第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
修寺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上曰此太后
自出奩中物耳言者豈非邀名乎綏因曰是豈知太

司

后所為但見怨興土木違近詔爾疑似之事人猶奏
論設少汝周防雖臺諫官不言四方亦自傳布為聖
政之累太祖嘗謂太宗曰人諫疏直抵其非曾不為
恥豈若自不為之而使人無言望陛下深鑒皇祖之
言嘗防外廷之議已出詔令且要遵守無令喋喋之
人自取名譽也綏又言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
不忘顧省人心逸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
無事之際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
哉此固聖心所詳究臣猶願飭勵羣司交修庶職勿

面

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慎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
業矣臣又切惟御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
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
可干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之至
若朝務清暇深居閒燕亦願陛下愛養聖躬節宣所
欲夫四時声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百
具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初尚美人出宮上台
綏而草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聞左右以茶
商陳氏女入宮綏因間見曰陛下乃欲以卑賤者匹

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及樞密使王曾入對
上首詢之曾深以為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宰
相呂夷簡屢論列上前卒罷之修郊祀綬嘗攝太僕
卿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占對辯給因撰鹵簿圖以
進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朝廷
有大議論皆所裁定於前世文章必深考其得失而
時之作者無所臧否集外祖楊徽之詩刻石嘉州明
月湖上家藏書万卷皆手自校已楊億嘗稱其文淳
麗尤善賦詠自以為不及也綬之筆札精妙上嘗取

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所著有七集始
綬疾不視事母問之必曰小瘳矣又通賓客候問若
且安以舒母憂然後事俱已詳處雖家人不知也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人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
緱氏而占籍焉咸平元年登進士第多歷外官累擢
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
士龍圖閣學士寶元元年參知政事康定元年以耳
疾辞位罷為資政殿學士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八十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天聖初若谷

奉使契丹時章獻太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
升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太后怒遂不遣荊南駐
泊都監王蒙正倚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屢繩
之監司阿蒙正奏徙若谷潭州〻有盜阻洞庭之險
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隸它郡久
復逸歸為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以屬吏條前後
罪狀磔於市湖中之盜遂息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
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安豊芍陂孫叔
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万頃餘陂因旱歲民多侵耕

瀬

其間雨集肸盈則盜決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衆
若谷知壽州陂決獨調瀬陂之民使之畚築自是無
盜決者并州自昔未有學舍若谷知州始建學於文
宣王廟州多降湖間常為盜若谷命集黑犯者以三
人為保有犯則并坐悛者則久而釋之在政府嘗言
近歲風俗澆薄篤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
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臣恐懼亦無以立
朝矣上善其言為下詔儆諭焉又言轉運使提點刑
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恐

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徧察也苟州郡容姦一贓
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
刑獄再不覺察部内官受贓則降黜之若谷資厚長
於治民所至郡邑去多見思一子淑字獻臣若谷通
判亳州真宗朝謁太清宮淑年十三獻文行在上令
賦朝謁太清宮詩稱旨賜童子出身校試校書郎天
禧三年宰相寇準薦之除館閣校勘準注釋御集表
為檢閲官天聖五年召試賜進士及第箋注御製三
寶贊章獻皇太后發願文擢史館修撰上時政十議

曰國體曰災旱曰言事曰大臣曰擇官曰貢舉曰科
選曰閲武曰時令曰入閤其議國體曰今災沴既頻
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賞或濫吏員滋多甄別殊少
近臣暫出外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
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在必當
官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澄冗兵
疲馬横賞之類願令近臣知治體者準三朝出入之
数而撙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孼民多艱
阸歳不順成洪範曰僭常暘若謂爵賞僭差号令迭

捍柱

改今間遣使傳推存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養之理臣願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未足以弭災也議言事曰先朝有劉驥者嘗為奏疏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捭闔期在必行而近偽亂真詞旨易辨驥常在法變略古人察言觀行已為此言也願陛下於進對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遷易頗頻其於政體似傷簡靜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太宗嗣位惟盧多遜以罪去而復用趙

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者盡忠退者修省蓋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已前三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無疑似之嫌誠信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真宗嘗詔宰臣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慎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委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

聞
試

班簿總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
人去歳單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諭
審官流内銓主判若均有能績為衆所稱者密以名
聞當特旨升擢願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事行
之其老疾懦庸闒以退黜庶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
皇朝開寶以前歳取進士不過三十人経學不過五
十人自克復偽國吏員益衆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
願陛下約今歳吏部閲官之数為來年入等之準議
科選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

冒

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優以校職此
有司銓品之式今常調選人判超循資是其比也陛
下親御軒陛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礼部
茂才異等求出類之俊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舉望
更為嚴制以革倖冒議閲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
武儀國初疆候未平多親閲試按礟角射太平興國
閒築臺楊村倫人閲之礼咸平中闢場東武原發卒
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調練今兵革不試三
十年矣士不聞鉦鼓之声人不識行伍之列願陛下

按通禮厉兵講事而躬閲之議時令曰開元之礼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歳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修正願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至尊升座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凝庶績議入閣曰唐寶曆之後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閤之礼後雖五代猶或講求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礼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設侍制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

昇　與

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礼別立之新制就文德殿廷増設黄麾仗真宗亦三行之其礼之廢已踰一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自是五除翰林學士兩以人言不拜而三校端明殿學士侍讀龍圖學士亦皆再兼初知鄭州作周陵詩三章刻石國子博士陳求古以舊怨（疑脱淑字）訕朝廷乃徙應天府其後色拯吳奎言其常請侍養父而不養母中丞張昇繼論奏之知河中府感風眩而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博學詳練典故預修國朝會要三朝訓

傳子

鑾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二篇所
著有書殿集二十卷穎皐集五卷内制集三卷叅範
一卷平棘集邯鄲集各十卷别集并華語各十五卷
千壽明復圭德絹（原本搶下無以字脊作甯祭作審退首著字作則應奉ゝ字作書）
曩宗懿字世良其先澶州人父迥太子少傅致仕宗
懿以蔭補校書郎屢獻所爲歌頌大中祥符中召試
舍人院賜進士及第又名試除校勘校理累擢知制
誥入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康定元年叅知
政事慶曆二年以疾免除給事中資政殿學士卒年

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文莊子仲蔚宗懿有詞學當
制頗愜人望事父母至孝而真篤於故舊任子恩皆
先其族人在政府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汲器賜唃
厮囉宗懿言昔仲叔于奚辞邑而請繁纓孔子曰不
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輕與況乘輿
之器耶（原本真作直）

止

隆平集第八巻

宋曾文定公編誤　南豊後學壺朙訂

參知政事

復
當作履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原本務入入作人池疑義把訛把脱豹字胡蘆胡字訛作明招致〻字作道不根上以字疑義）其先邠州人後從居蘇州祖贇仕錢氏為秘書監仲淹二歳喪父而母改適長山朱氏故從繼父姓太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説後喪母服除始復其姓而改今名初以晏去

官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上書執政萬餘言皆時
之先務及終喪殊又薦之除秘閣校理明道初召為
右司諫黜權天章閣待制落職知饒州元昊叛復待
制知永興軍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
學士以副之改知延州降官知耀州職如故徙慶州
復旧官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時始分陝
西為四路也慶暦二年除邠州觀察使辞不拜遷樞
密直學士為陝西路招討使三年樞密副使是秋改
參知政事四年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五年罷為資

政殿學士知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
遷礼部侍郎祀明堂恩進戸部徙青州疾甚請潁州
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子純佑純仁
純礼純粋御纂其神道碑額曰褒賢所著丹陽集二
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事母至孝以母在時家甚貧
及既貴非賓客不食肉妻孥膳服僅足而已姑蘇之
范皆疎属而置義荘以賙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
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恥下至里巷遠及夷狄皆
知其名字衆莫知其所以然也初章献太后欲以冬

至御會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在
秘閣上疏言王者奉親於内則有家人礼若稱觴殿
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関係綱常國體之言）
法不報又請太后復辟遂出通判河中府又章献太
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参決軍國事仲淹上
疏言太后母之名号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
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
之助也太妃雖受太后册遂不復同聴政郭皇后廃
上書諫不報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閤

援　末

諫遣中貴人諭令詣中書宰相曰漢唐廃后旧矣仲
淹曰何為援前世衰政以累聖朝（時相能無慙乎）明日將留百官班
揖宰相廷争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即日就道明
道末言事者多摘太后時事以暴於朝仲淹諫曰太
后受遺詔保佑聖躬者十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得體）
上感悟始抑言者歳饑出使江淮體量安撫所至除
淫祀賑乏絶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以進（請）示六宮貴
戚戒其侈心因陳八事以諫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
運至少而今六軍取天下今東南歳漕米六百餘万

鐵

石府庫財帛又皆出於民而儀年艱食如此願下詔
造務後苑作文思院糧料院取祖宗歲用之數則奢
儉可見矣其二曰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
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聚於艱難散於容
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也願無數赦（宋時大赦）推賞且祖宗
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庫行師之時不擾於下其三曰
江淮諸路歲已餽糧於租稅之外復又入糴兩浙七
十万以諸路計之不下二三百万雖豐年穀價亦高
官以傷財民日乏食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

工作既損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以租稅上供
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歲省數百万緡錢或上京師實
府庫或以給還商旅商人既通則推貨務入便漸廣
而入中之法可以無行矣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
師仰給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得不精也一卒之費歲
不下百千卒万人則百万緡矣至七十歲放停是未
停之前大蠹國用及其羸老帰復何託咸平中揀鄉
兵人無帰望号怨之声動於四野大中祥符間選退
冗兵無帰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

馬軍司禁軍遥不堪披帶者別立本鄉州軍就糧指
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則不至失所矣其五
曰緣邊市馬歲費不貲罷之則絶戎人行之則困中
國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万匹
禄山為乱王師敗績於函谷曾何救焉然西北戎馬
不可牧既至京師宜多鬻於民間或有邊用一呼可
集重税以禁江淮小馬使不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
馬可行外慰戎心内減芻秣以億万計其六曰發運
司歲漕六百餘綱省員殿侍以歳勞改班行苦綱運

可減則歲改職者止賞以緡錢諸州都知兵馬使滿
歲如實廉幹須知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
薦子弟兹令引見試驗若無所取及年幼者止與奉
職至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請罷招
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者以百人為額餘並
移補諸司其八曰真州建長蘆寺役兵糧已四万斛
棟宇塑像金碧之資又三十万緡施之於民可以寛
重歛（切中古今通病）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禄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
矣上嘉納之及在從班言事益無避因言古之治乱

録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獻百官圖指其遷轉次
序遅速曰如此可以為法陛下不可不察又獻四論
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
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
也不可以委臣下上因面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以
為仲淹離間君臣至交論上前出知饒州殿中侍御
史韓縝希旨請榜仲淹朋黨於朝祕書丞余靖上疏
言仲淹嘗言陛下母子夫婦之間（所謂言人主易言大臣難也）尚加優容今以一
言觸大臣遽至黜逐非朝廷福太子中允館閣校勘
尹洙自幼與仲淹善兼師友且嘗被論薦請從降黜
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左司諫高若訥責其依違若
訥繳奏之靖等悉貶其後延州諸寨失守東西四百
里無藩籬人心危恐知州張友辞不知兵且老乃以
仲淹代之析州兵馬為六將將三千人隨部分教之
使更禦賊朝廷推其法諸路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
復属羌數千落墾田二千頃許互市通有無又建康
定軍積蒲充民租春則從兵就糧減餽運之費三之
一時議諸路討賊獨仲淹固守鄜延不從及元昊偽

請和仲淹答書令去僭号元昊復有書不遜仲淹焚
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輙通書而又擅焚之参
知政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不從降員外郎知耀州
職如故未逾月徙慶州而復其官州之西北有寨據
復橋川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扼白豹金湯種落彊悍
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城之賊騎三万薄
関城下佯北仲淹戒諸将（知兵）持重勿過河既而果設伏
河外城成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属羌明珠滅臧二
族各万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胡蘆泉諸

倣

寨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懐敏
之敗関中民皆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
関下人心始安仁宗初按圖示（仁宗之明）左右曰若得仲淹出
援涇原可無憂矣或以為恐道遠不能至後数日上
出其章謂宰相曰仲淹果出援如所料在政府欲倣
周官以六卿事分委輔臣而自領兵刑之任上方鋭
意政事数於天章閣詢執政世務仲淹言天下之治
莫若守宰得人欲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取士
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

廉吏農桑不課則民失業詔令屢更則下不信又請
復府兵以衛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
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既欲改制
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便因出宣撫遂罷政事焉
王倫之叛州縣官吏有不能守者朝廷議欲盡誅之
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盜賊之至責守臣死事不可
故守令皆得不誅仲淹所至恩威並行鄧慶之民并
西陲屬羌皆繪像生祠之其卒也上尤嗟惜焉
丁度字公雅開封人力學有守大中祥符四年登服

問 郎

勤詞學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侍讀加承旨在
翰林凡七年仁宗問用人以才與資孰先對曰承平
（劉云承平時宜用資搶攘時宜用才丁公雅之言）
時宜用才諫官孫甫乃言度請閒自求柄用上諭輔
（非是宜求孫之翰之効也）
臣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甫何
從得此遂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時慶曆五年明年
改參知政事八年罷爲紫宸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進觀文殿學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
部尚書謚文簡手諷諫舊制監司及藩鎮辟見皆賜
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

也又作王鳳論諷章献太后以檢外戚天聖間太史
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神道貴静
陵寢大事不可用術者言輒議改易事乃止康定初
刘平石元孫戰陥上問禦邊計度奏中國宜以智勝
難以力克今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條上十
策名曰備邊要覽方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忌
不給假度請無以邊事責戍大臣給休假如故無使
外夷窺朝廷深淺上從之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
牧馬至十餘万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

著

西河東歲市二万二百総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
兵数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
京西淮南籍丁壮為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
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度在經
遂上每呼學士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
以古之治乱為書龜也上出歆器以示之曰朕欲臨
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奏太
宗時嘗作此器真宗為之賛上遂製敧器論賜之度
性純淡不事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政府台

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日其子猶有為
布衣者自今吾不復有請矣爾曹宜自勉嘗作慎言
賦書紳銘以戒諸子又著通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
十二卷慶歴兵録五卷贍邉録一卷編年總録八巻
管子畧要五篇
吳育字春卿建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甲科又擧賢
良方正入等屡歴外官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慶暦
五年除樞密副使是年叅知政事六年復樞密副使
七年罷知許州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

陝州永興軍丁父憂服除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
辭改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皇祐五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判西京提擧醴泉觀
判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疾復作請便郡知河
中府徙河南府卒於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右丞年五
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子安度安矩安素安正安
本安序安厚安憲安節有文集五十卷育常知汝州
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
請所須當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知太常礼院

言礼文残缺願詔諸儒裁定之乃詔修礼書故事尚書
省集議在朝則先職入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嘗
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而制請望有議而不集非所
以慎重求至當之意乃請使與席不相壓則適中矣
衆議是之元昊僭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發兵
抗小醜爾育獨曰元昊名為臣其寸土尺賦不入縣
官窮漠之外陰僭輿服久矣儻稍易其名猶足順撫
而收之奏不報而後卒用其議章懿太后升祔真宗
廟言者請罪恩給賞育力諌止既而上語輔臣曰外

兗　足　告

甚怒執政宜慎之育對曰臣既以身許國何避耶山
東盜起上遣中使察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
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畏之臣以為憂上欲徙二人
中人陰詐可畏如此
育在政府曰盜誠無是慮者小人乘間以傾大臣非
國家之福議遂寢育知蔡州以伍保法檢制盜賊京
師喧傳妖人數十在蔡州詔遣中使以名捕者十人
使至請以巡檢兵趣捜山索之育曰必欲得妖人還
報耶請留此勿往使者以為然頃之得十人者皆至
械送闕下皆以無罪釋居者遂抵法留司御史臺旧

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人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爲夏人既納欵而並邊種落數侵爲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判延安因謂要契未明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麟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報未幾河外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以罪去育立朝敢言始自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數與宰相賈昌朝議事上前爭辨不已遂復還樞府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以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而罷之育初加大資政改名還上數欲復大用而諫官劉元瑜譖之故有延安之命晚年喜作詩在西臺與舊相宋庠追裴白故事酬唱至數百篇育性識明達所至條教簡而易行辨論古今明白利害使聽之者曉然不疑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人也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詞學科中選授泰寧軍節度推官天禧中召試除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權御史中丞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正除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開封府改三司使景祐四年參知政事寶元二年鄭戩知

光

開封府発琳使府吏馮士元抑孀婦市第及買女口責先禄卿知潁州久之復戸部侍郎知青州又復吏部知天雄軍又復尚書左丞為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為北京内侍皇甫繼明典營造宮室欲侈大而琳以為方事備邊又困民以土木不可数有論奏上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獨命琳還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路安撫使慶暦六年建節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拜使相判大名府以武昌節制換武勝又換鎮安之本鎮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

謚文簡子嗣隆嗣弼嗣先天聖五年琳館伴契丹使蕭蘊杜防蘊出坐圖謂琳曰中國使至契丹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又曰大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兩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對上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特细事爾將許之琳曰更欲大者奈何遂止琳知益州上元張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白果有火終燕人無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軍以白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者來卒不至罵人歳為

詞嚴義正

社會以祀淮口琳曰往時不誅李順故大亂乃捕為
首者戮之餘百數配內地或以寃聞上遣使視蜀無
事得解在三司或請募商人輸粟京師罷江淮漕運
琳曰猾商要價而粟不至奈何又有請并稅名目琳
曰使牛皮食塩之類合為一穀粟黍豆合為一易於
句技可也後世有興利之臣復以舊名增之是重困（深識遠慮之言庸人不知每貽後患）
民無已時也在政府有議重賄唃廝囉使討賊因以
其地與之琳曰使唃氏得地是又有一元昊也不若
用間使（平國老謀）二羌勢離則中國之利矣知永興元昊死諒

模　國

祚立尚幼以三大将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将節
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章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
如因而撫之議者以為失機會初元昊雖叛猶遣使
入朝々議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宜善
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者益驕大臣皆咎琳曰始不
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慢其罪誅之以明當法又何
患耶琳持重不撓守魏凡十年魏人愛之為立生祠
章獻太后時常上武后臨朝圖其為人嚴決長於政
事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飲酒笑歌不復

使

有執位之間世或以嗇於財而厚自奉為誚
明鎬字化基密州人大中祥符五年登進士第屡從
薛奎辟奎大用盛稱鎬有廊廟才累擢至天章閣待
制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自成德軍入知開封
府會盜據甘陵為體量安撫使及文彥博宣撫河北
以鎬副之賊平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彥博數推功
於鎬擢三司使慶曆八年參知政事未幾發疽薨於
位年六十贈礼部尚書謚文烈仁宗初聞其疾亟謂
輔臣曰鎬忠亮有勞欲及其未亂一見之既至惻

然謂曰方賴卿謀國事遽有此疾鎬已氣壹猶能頓
首稱謝翌日遂逝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
不苟為陝西轉運使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
教以彊弩奏為清邊軍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悉置
此軍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
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兼端明殿大學士加承
旨羣牧使皇祐三年樞密副使嘉祐元年參知政事
上欲除樞密使為掌制學士胡宿所抑止進吏部侍

郎薨於位年五十六贈左僕射謚文安子同老明老
堯臣為右司諫郭皇后廢且死中外以為宦官閻文
應進毒堯臣請先治其左右侍医者不報后在殯上
元節有司俟乘輿観焼燈堯臣言后已復位号則不
當遊幸上為輟張燈一夕在三司時入内都知張永
和建議欲收民銭十三万以助軍費堯臣言於上曰
此唐徳（切自）宗所以致朱泚之乱也夔州路轉運使請増
塩井歳課十餘万緡事下三司堯臣以為上恩未嘗及
遠人而反浚取厚利適以斂怨也皆罷之康定初為

陜西體量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輙稱詔存問
官吏将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関中之民
不勝彫弊宜有以労徠之上従其請降敕俟賊平蠲
其租賦二年又言陜西二十万兵分屯四路不足以
自守涇原最為要害處請万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
如此賊不敢軽出犯塞也好水川失利韓琦降知秦
州范仲淹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二人皆
忠義可任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将帥
才明年葛懐敏敗郛涇以東皆閉塁自守仲淹自将

慶州兵捍賊如引去上思其言乃復命安撫陝西而
以琦仲淹為招討置府涇州益屯兵三万人堯臣行
還至得勝寨遣弓箭手開城亂堯臣作書諭以禍福
射入城中悉出降又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募弓箭
手於德順軍又請廢潼関在樞府二年務裁抑僥倖
至有鑄匿名書傳之京城者上信之益不疑乃擢參
知政事堯臣典内外制十餘年文詞温潤得王言體
有文集五十巻並絶遺奏勸上蚤擇宗室之賢者為
皇嗣云

原本掌訛常諸下無增字

程戡字勝之許州人天禧三年登進士甲科累擢天
章閣待制樞密直學士進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召
見許以還為執政明年遂召為參知政事時至和元
年也嘉祐元年以文彦博親嫌改樞密副使五年罷
為宣徽北院使判延州英宗即位加節度使再任以
年過七十告老十數奏不許復以疾告許還至同州
卒年七十七謚康穆戡嘗知瀛州契丹使過稱疾求
小憤相見戡曰疾可無相見相見則宜如礼在延州
横山酋豪請以兵乘塞而自以其屬取灵夏歸中國

甚奏言諒祚數悖慢而多殺戮人人離心今其酋豪
如此可許之時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從甚久分
帥閫号習邊事世多誦其折節交官者 疾吉原作疾病

抃

孫抃字夢得眉州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
其上蜀人号為書樓孫家天聖六年登進士甲科累
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皇祐中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
奏抃非糾繩才抃手疏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

訐

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
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

才者無乃在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
視事其後仁宗欲用晉舊故擢抃參知政事樞密副
使抃年雖未高而浸益昏忘語言舉止人以為笑御
史韓縝彈奏遂罷改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九謚文懿抃為中執法數言事內臣王守忠特恩遷
領節度抃奏罷之張貴妃薨追冊為后且有建陵立
廟之議抃固争不從因伏不起上改容遣之陳執中
箠婢出外舍死或曰嬖張殺之事聞命近侍制獄取
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奏疏十上竟緣是罷相

於前後多稱薦士大夫居侍從雖久而恬於進取人
以為長者

原本趣作趨遂上有而字張貴妃張字作楊

隆平集第九卷

宋曾文定公編譔　南豐後學彭期訂

樞密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在周為樞密使宋興加中書門下三品以父名璋故也建隆初為雄武軍節度使改京兆尹卒贈侍中子元輔元載元扆太祖征李筠嘗詢廷祚以為筠無謀恃勇離巢穴出戰則擒之必

值

矣卒如所料元辰字君華尚太宗蔡國公主累擢至
山南東道節度使再知河南嘗他河溢城將壞躬涉
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楫又
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知定州適契丹入寇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戰元
辰度其必敗潛發兵護河橋超等果失利虜衆至橋
見陣整而遁徙知徐州以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廷
祚厚重寡言治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千卷至元辰
聚書乃至數万卷喜讀左氏春秋尤通内典精草札

来

臨事慎重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佐必盡礼
奉身簡素所得祿賜均及親族國朝以來尚主者獨
稱其賢子守礼守嚴守良守讓

貴

王仁贍字子豐唐州人顯德中隸太祖帳下即位累
加進擢乾德二年樞密副使是年命與王全斌崔彦
進伐蜀蜀平有詔同諸將取民間子女玉帛貴右衛
大將軍開寶末領三司近十年頗縱吏為姦時副使
陳恕董儼任苛察與卜遇互持本司短長仁贍不能
勝貴唐州防禦使卒

李處耘字正元 上黨人在周以右職隷太祖帳下建
隆元年擢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樞密副使乾
德初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
之太祖面授處耘方略假道荊南處耘次江陵百餘
里外潛遣數千騎入據其城高繼沖請舉族歸朝荊
湖平坐與延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處耘
多機謀嘗權知揚州有善政識度詳敏論事造理頗
以功名自任惟受遇恩報勇於敢為朝廷以延釗宿
將乃獨罪處耘處耘亦不自辯子繼隆繼和繼明繼

靖太宗明德皇后即其女也
李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為供奉官嘗從官還自蜀與
馬墜棧道絶澗十餘丈不傷又更戍邠州至長沙遇
蠻寇平足中藥箭得良藥無恙從曹彬平江南太祖
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内侍十數皆伺獻捷有
機事悉不願行繼隆獨赴闕太祖以城未下頗怒其
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地晃晦城破之兆也翌日
捷書至上語之曰如汝所料矣江南偽將盧絳擁兵
數万繼隆獨諭以威信而降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

止

継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
功雍熙初屡破継遷之衆曹彬北伐継隆獲虜偽貴
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継隆力正之師還諸将兵敗獨
継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継隆知定州有敗軍
数万集城下継隆給券俾各持詣所隷太宗嘉其有
謀端拱初為鎮州都帥以万人敗虜八万逐北数十
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継隆曰閫外之事将帥得裁
也中黄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太宗召還面加
奬激常受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継隆固執由古原

州蔚茹河路為便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
是為鎮戎軍罷擢至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
景德初北虜入寇上親出征命継隆為駕前東西排
陣使先至澶州十一月二十四日虜数十万逼州北
城継隆與石保吉大破之強弩斃虜将順國王撻覽
追奔数十里二十六日駕至澶州幸北門観兵召見
問勞久之其部伍嚴整二年春加賞進其階邑命下
而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継隆雖貴冑而能以智謀
自将好學喜接儒士子昭慶避章献太后祖諱故改

名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遺持詔軍（昭亮）
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至西上
閤門使仁宗即位遷東上自是屢領邊任管軍慶曆
八年除宣徽北院使加南院知定州以疾願還為景
陵宮使改昭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
良僖昭亮為人和易喜交權要而軍政頗嚴為殿帥
有卒博於都市而撤屋椽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
州刺史宋緒廷謝亦杖之庭下上祀南郊而騎卒失
所挾弓明日常加恩澤昭亮謂宿衛不謹不可赦原

賁
論

卒配隸下軍子惟賢惟賓惟賓惟貢惟贊惟賡惟賀
惟貫惟賞　原本論以以字作之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周顯德中登進士第太宗初
領泰寧軍節度使辟掌書記尹開封辟推官即位累
加進擢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改
副使六月樞密使八年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
年五十五贈侍中熙載有文行立朝無顧避喜稱薦
善人有長者之譽子中立字表臣年三歲喪父朝廷
錄遺以為供奉官十八獻文改光祿寺丞賜五品服

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久之除直集賢院與楊億刘
筠陳越李宗諤柵厚善凡校祕書更中立手者皆為
善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兼龍圖學士景
祐四年參知政事明年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慶曆四年自吏部侍郎除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
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文定子居簡從簡初中立
家產歲入百万死之日不能給喪具天子聞而哀之
賵白金三百兩中立疎曠少威儀善諧謔頗諳臺閣
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老於家客至門者必延飲非醉

不得去

楚昭輔字拱辰瞧陽人初太祖建節曾召置左右建
隆初擢軍器庫使開寶六年樞密副使九年樞密使
太平興國六年以疾罷為右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在周為作坊使太祖掌禁旅
數相過從建隆初累加獎擢以澤潞功授大將軍三
年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樞密使趙普作
相與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之子厚相交結太祖
不悅因門下客以陰事告開寶五年罷除節度使改

大將軍太宗即位授嶺南都巡檢就改瓊崖儋万四
州都巡檢代還除千牛衛上將軍卒贈太尉謚元靖
崇矩寡言尚信義嘗為晋史洪肇親吏洪肇被禍崇
矩方事世宗既貴遇洪肇之孫必優而加礼之子繼
昌仕至連州刺史國史有傳繼昌之子曰昺尚太宗
第八女万壽公主旧制尚主者升居諸父之列真宗
特於其名上益以遵字陞為崇矩之子焉遵昺字公
武初授左龍武軍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所居
堂甎花有翔鳳含工琢去主服有虬龍文屏藏之真
宗喜顧待加異嘗稱其好學累官至鎮國軍節度使
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文和遵昺喜讀書
兼達釋氏性理之説居第園池聚奇花果美石多致
自數千里者其費不貲有會賢閣燕二堂東北隅有
莊曰靜淵引流水周舍下嘗師事楊億々卒制服為
營其家事在許州奏乞至具茨山奠億之墓著閒燕
集二十卷外館芸題七卷子端懿端愿端憲端慤
李端懿字元伯万壽公主子也七歲授如京使積官
至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十年不遷仁宗特授以節

制御史中丞韓絳以謂非功不當除端懿亦辞不拜
知澶州卒年四十八贈節度使其弟援例冊贈侍中
端懿和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從皆時之賢士大
夫子詡謹諛訢

三行全删

珣德超嘗給事晉邸太平興國中累擢至酒坊使嘗
誣曹彬彬不辨八年擢宣徽北使兼樞密副使怒王

顕等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等何人反
在我上上無執守為汝輩眩惑顕等以聞命翰得實
削奪官爵同家屬配隸瓊州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汾陽人唐末徙家宋鄭間初為
晉邸涓人即位累擢至翰林副使初名守素上為更
其名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同告秦王廷美陰謀端
拱元年除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
張遜遼城人駙馬都尉魏咸信同母兄也事晉邸即
位補殿直屢加進擢端拱二年除宣徽北院使簽書

又

樞密院事淳化二年改副使又加知院事四年坐與
寇準不協罷責諸衛將軍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父芸為成德軍兵馬使周祖貴
妃張氏彬之從母也仕周至引進使建隆初遷客省
使乾德二年伐蜀以内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
乂軍兩川平除節度使開寳元年為宣徽南院使八
年平江南九年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
興國八年為彌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雍熙
三年詔彬與崔彦進傅潛潘美等北伐雖尅新城破

一行闕

涿州而継有岐溝之敗降右驍衛上將軍真宗即位
復樞密使加檢校太師平章事咸平二年薨於位年
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彬敬慎和厚在朝
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太祖詢官吏
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
降彬獨任恕而戢下所至悦服太祖降璽書褒之時
古今名將所不及
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槖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主
帥俱賢而彬獨進擢及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

亦冀其降雖已城陷猶納歸款偽朝君臣賴以獲免（所全活多矣）
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雖
絳德超之譖輒解機務而太宗察其忠謹待遇彌厚
北征諸將以潘美獨拔三州遂違節制而失利於岐
溝此受克承威之過也時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
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居樞府為請於上（大是難事）
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周朝嘗使呉越訖事即行不受
私覿呉越屢追遺之彬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
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強還之欲辭不獲命悉以分親

徽訃

舊而一介不取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遇人雖甚
微賤莫不以礼待遇朝士大夫必引車避之眞宗聞
其疾親視臨問手為和藥及以訃聞惻然震悼對輔
臣語及彬必流涕以遺恩官其親族門下吏十餘人
子璨瑋孫儀
曹璨字韜光彬之長子以蔭補供奉官累擢至忠武
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在禁衛十餘年以疾除河
陽節度使加平章事制入而卒年七十贈中書令璨
質厚寡言父為上將璨常從行彬以為類己特鍾愛

之征討得與計議大祖知之特授宮苑副使太宗朝
為鎮定鈐轄屢戰有功諸將多欲追奔璨曰戎人多
變力止之璨習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
威愛居家以孝謹稱雖輕財不逮其父而和厚亦有
父風

曹瑋字寶臣少為父彬衙内都虞候授供奉官閤門
祗候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皆無功太宗問大臣誰
可任者彬在樞密言瑋可使召見欲除諸司使知渭
州彬固辭止以本官同知渭州時方十九歲咸平二
年彬薨請服喪不許天禧四年除宣徽北院使鎮國
軍節度留後簽書樞密院事丁謂惡其不附己指為
寇準黨出之改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兼安撫使乾
興元年降左衛大將軍觀察使久之復舊官天聖七
年除彰武軍節度使真定府路總管卒年五十八贈
侍中謚武穆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傳為將四
十年戰未嘗敗威震西鄙初自渭州移鎮戎軍言
鎮戎地平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循
古長城鑿塹以為限又請以兵械及閒田募租以給

弓箭手再知渭州破章埋族於武延鹹泊川滅捺臧
於平凉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為築堡山外芳籠等城
募弓箭手守之知秦州兼涇原儀衛鎮戎安撫使宗
哥立遵與唃廝羅謀內寇乃上書求号贊普瑋言不
可聽若復有求益難制也朝廷猶授立遵節度使既
而立遵令其舅賞樣丹說蕃部郭廝敦為嚮導瑋遂
以計使廝敦啚樣丹後旬日果攜其首至瑋表廝敦
為順州刺史先是張佐知秦州蕃部驚擾至是凡前
拒王師者皆伏匿瑋令納馬贖罪而還故地至者數

千人廝敦因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百関至威
遠共置寨（守禦方略確有成筭）十數亭障橋梁相望壕塹四百既而唃
廝羅以衆十万入寇瑋逆於三都谷擊敗之斬獲万
級踰年又破宗哥將馬波叱吒於野吳谷誅叛者鬼
留族夷之於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敦邈川黨通等
羌皆破散宗哥所立文法納質內屬角廝羅逃入磧
中塞垣遂安凡羌酋欲有所為必先令其下謂之立
文法烏秦人請立碑紀瑋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
明寇慶州柔遠寨都巡檢楊承吉戰不利復命瑋為

安撫使委乞骨哷大門等族聞其至歸附者千餘落
初繼遷死瑋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抗拒今國
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强盛恐難復制朝廷欲以恩致
德明書寢不報自三都谷捷唃廝羅聞瑋名即以手
加額而東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
驅者在渭州或戍卒叛入夏州有告者瑋必曰吾使
之去勿問也繼遷聞即斬首投境上瑋慶邊人多市
屬羌之田致單弱不自給即沒虜中瑋令盡還之有
犯即徙其家於內地舊羌殺邊民以羊贖其死瑋下

令曰羌（借置自是不同）自相犯從其俗即犯邊民論如律遂無犯者
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地使相角力勝者給田二頃
再經秋成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
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團為一指揮築堡於要害
處使環之以塹又立馬社一馬斃眾為市馬塞下諸
塹皆以一丈五尺為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治
使峭絕而已其制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
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序進之
不從他軍以其熟虜情知出入路故也瑋所措置至

今不能改子信倚僅倩慈聖光獻皇后瑮之女也瑮之子曰儀湯云據新編與言行録皆太后姊少子玘女也非姊之女姊七子長玥官至昭宣使珙宗室章懿則陶穀詩云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亦第瑮璟琮瑮言之耳

曹儀字揩臣以祖蔭補右班殿直累擢至耀州觀察使卒年五十五贈節度使子誥謁談初儀知邠州有告乃筍手都校李文展將叛者朝廷命儀察之文展習知蕃漢事邊人多畏服其後帥府以為腹心李文璋在邠亦所委用儀明其不反益信任之邊人莫不感悅儀嘗以上軍都虞候為涇原副總管景祐元年皇后受冊乃請解軍職而易廣東之任

楊礪京兆人曾祖守為唐使相乃官者復恭之養子礪建隆間登進士第真宗在藩邸嘗為記室即位擢給事中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樞密副使二年薨於位年六十九贈兵部尚書礪周顯德中初應舉嘗夜夢見一人衣冠甚古自稱徵君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俄升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徵君指之曰此來和天尊汝異日事之礪再拜而退及為記室謁襄邸還謂其子曰今日見襄王已昔所見來和天尊也礪為文無師法詔誥迂怪見者咍

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父温故終於補闕季父温舒終
於起居郎皆有時名湜少孤以孝聞太平興國二年
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樞密副
使從幸澶淵以疾薨於道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湜
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得者珍藏之善
引重後進有文集二十卷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河南人十歲能屬文華山
陳摶一見以為有仙風道骨雍熙中登進士第至道
初同知樞密院真宗即位屢求解機務不允以親年
高為請益堅乃罷為集賢院學士改鄧州觀察使判
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戸部尚書若水風流
儒雅有文學善議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
必以誠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避辞勢位
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自翰林草詔賜
趙保忠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帰先嗣持首
鼠之両端太宗深嘉之知天雄軍詔遣使議城綏州
率衆過河分布隊伍甚有師律兩將見者莫不歎服

還言城之無益詔已之修太宗實録初至道三年春
太宗晏駕有馴犬号呼不食詔遣送陵寝叅知政事
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鸖朱鴈且勿書勧
君書此戀淳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成書不列監
修官呂端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録
不書監修官名者衆不能折嘗從幸大名詔御史中
丞令訪近臣邊事若水言臣聞用兵以伐謀為上御
將以用法為先比者傅潜為帥擁衆十万閉關縦寇
坐看醜虜残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朗楊

嗣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按任尚輕見功未嘗臣願陛
下誅傅潜以狥衆擢朗嗣以勧能使諸將承風各思
用命声馳塞外威慑群胡昔偽晋刘崇結契丹入寇
懦將樊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陳宴而戮之因
使偏將十数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収
淮甸下秦鳳平関南如席巻之易此用兵伐謀之効
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太祖卑董遵
誨以通遠軍郭進之在関南何継筠之處鎮定隰州
則李議浦易州則賀惟忠王彦昇之治原姚内斌之

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蓋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甫戎兵固不衆於今日而虜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是武達滄海下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渡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絶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為未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

董

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効皆十餘年濶略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賞則絶僥遷之意官守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虜情間校睿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為外患已試之効今皆可行久之北虜未賓復內出手詔詢若水備禦翦滅之術若水言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鼂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温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

唐莊宗在河北合同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為万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将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内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邉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税彼供輸两地各有親属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将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己事則班師既無聚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倫禦之方舉積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邉地之營田防戍卒之驕則嚴将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疑令不可違又曰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悪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郭進之心而待諸将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上善其議

按若水所言切中當年情事議論極爽剴分明令人讀之心目豁然矣　原本為失為字作當未嘗字作大律依幸

張宏字巨卿全州人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歷官以勤幹聞雍熙三年除樞密副使四年與御史中丞趙昌言對易其任端拱初復樞密副使久之罷真宗即位授工部尚書卒贈右僕射子可久可道可度宏淳謹少廉譽

夏侯嶠字峻極濟州人太平興國初登進士第真宗在藩邸為翊善尹開封為推官東宮建為太子中舍即位除給事中居數月擢樞密副使咸平元年罷為戶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卒年七十四贈兵部尚書嶠慕道以養生為務喜誦莊老書淳謹無過有文集十五卷

日本政府圖書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有相者謂曰子甚貴若輔以經術必至將相由是頗讀書傳太宗尹京因委質焉即位累擢如京使掌翰林同告秦王廷美陰謀擢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雍熙初罷淳化四年復舊任兼知樞密院事除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子太傅

乙丑五月竹醉日恒校

昌平坂學問所
文化乙丑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